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張乙盧君第二次來函

小說話

又潘君言。對於現出之雜誌。加以公正之批評。此事果行。甚願樂聞。但是項著作。立論甚難。過則既有傷忠厚。一味標榜。又失批評之價值。且因此引起同文之惡感。亦覺無謂。此不可不三思也。

(二)校訂 校離之難。如掃落葉。昔人已先我言之。微之於古。有以傳鈔而失者。如魯三篇而為魚。虛三篇而為虎。有以音調而失者。如小孤而為小姑。拾遺而為十姨。別風淮雨。失於疑義也。壯月牡丹。失於形似也。若此之類。未能枚舉。植字偶誤。以各校對。似近於苛。但古今妙文。有因一字之訛。而原意俱失者。此不可不慮也。他人之稿。弟且不論。若拙稿登於貴報者。于役誤為於役。于思誤為於思。詔秀誤為貂秀。香腮誤為花腮。誰家院。落一家字。此皆弟命人抄錄之誤。不能諉諸校對。然於今心常若耿耿焉。以吾推人。當亦如此。鄙意二公著作等身。文名滿海內。文有疑義。何妨勇改。投稿者大半聞聲相思而來。守古人他山攻錯之訓。當無異議。二公何不一試行之。此所望於二公者三也。

(未完)

小說



孫緯才新法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最新發明特效藥水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立斷根金針注射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中法大藥房對面花柳病專科診所
電話二四四號

父。我哭曰。我安敢怨老父。我安敢怨老父。我惟怨我一己之苦心之淚。

斯時病榻上之老母。聞哭泣聲。乃微喟曰。月娟。汝胡為者。豈汝老母之病將不起乎。若果如此。亦大佳事。胡哭為。我聞母語。急趨至榻旁。撫母之手而泣曰。母之病托天之福。可獲全愈。而不孝女兒。將永離膝下矣。母訝曰。兒言何旨。我即以適才之事告之。母喟曰。吾不驚兒焉。我哭曰。母母然。不驚兒。母安所得食。更焉能得醫藥。以兒故陷母於死。兒罪大矣。况母死父命焉保。母雖愛兒。實益兒之罪也。母其謂然乎。斯時父至亦曰。兒言良是。我母不語而哭。父見我二人哭亦哭。嗟夫。一家之內。竟成淚國矣。

越日吳媽來。謂欲借我行。我母知不可強。乃聽之。然其老淚已縱橫兩頰矣。猶強笑謂我曰。善事汝主。勿以我為念。是時我心自中宛如刀割。欲行復止。無如彼無情之惡魔竟援余而行。嗚呼。自墮地以來。未嘗一日離膝下。今竟不得已而別我朝夕相親形影不離之父母。而至素未謀面之地為飯計。自此以後。我父母之聲音容貌。又豈能入於我之耳目心中乎。

嗟夫。吾嘗謂生離死別。為世間最慘痛之事。今日思之。生離之苦。甚於死別。死別之慘。不若生離。蓋死者死矣。生者雖哀。然明知死者之不可復生。故其思也有時。其哀也有節。惟生離則不然。平日朝夕聚處。形影不離。今忽天涯地角。形單影隻。我望彼止。我心如割。彼見我行。彼心如焚。然我之不能從彼而止。猶彼之不能從我而行也。嗟夫。日日相聚。生生分離。他日相逢。僅有一線之希望。初不知其為何年何月何日也。惟其有一線之希望。故思之焉愈深。惟其思之焉愈深。故生離之時為尤苦。我既至乎李氏。見彼之所謂主婦者。衣肥服。塗脂粉。高坐堂皇。頤指氣使。見我入。即移其目光全注於我身。自上至下。自下

苦婢語

王衡

嗟乎。誰非人子。誰無父母。迫於衣食。為他人奴。脚踏地。眼眼着生人。已足描寫其苦楚。而况復毒之主婦。復時時施其酷虐之手段。哀哀婢女。呼天無路。顧地無門。茹苦含辛。吞聲飲泣。見者酸鼻。聞者傷心。茲篇為一婢女自述其經過之苦運。惜予不能運生花之筆。為之繪影繪聲焉。我命何苦。世間苦命人。恐未有如吾之甚者。嗟夫。我述至此。我心已碎。我血已枯。我聲已嘶。我淚已竭矣。我向謂生為女兒。即有種種不幸之事。隨之於後。不料今果然矣。嗟夫。昔日臆測。竟成讖言。

我生之時。父母非不鍾愛。嗟寒問暖。愛護備至。使我能長依膝下。寧非可喜。不幸而時遭荒歉。衣食有不周之虞。况一家三口。特乎一人。又焉能濟。然使我父而年富力壯。或可勉力維持。不幸吾父年已耄矣。血已衰矣。又焉能多勞。然使我母而身體健旺。或可助父一臂之力。不幸母又因頓牀。動輒喘息。使我而能代母助父。則我或不致墮入苦海。不幸我年幼稚。雖有此心。實無此力。以此種種原因。而彼惡魔乃漸近我身矣。

先是鄰有吳媽者。備於城西李氏。居嘗歸來。輒稱道其主之富。曩日忽來訪我父。密談良久。我父初則頻搖其首。繼則微嘆。終則領首苦笑。繼雖與我父語。而其目光時及於我。我心忤然動。以為媽之來將不利於我。於是留神竊聽。但聞媽曰。小妮子後福無窮。……嗟夫。我聞此語。如墮入五里霧中矣。

追媽去後。我父始嘆息謂我曰。月娟。汝非吾女矣。言已歎泣下。我驚曰。父言何旨。父曰。頃吳媽來言。渠主婦欲購一婢。吾已以汝允之矣。我曰。父乎。父竟忍心賣汝愛女乎。父嘆曰。我不賣汝。我命不保。我死爾母女焉能生。爾汝則我命保。我命保則爾母之命。亦可保。汝則身入富家。可以無憂無慮。是我之賣汝。出於不得已焉。月娟乎。愛女乎。汝勿罪汝母不待拱之老

至上。約三四週。始問吳媽曰。渠即若曩日所言之人歟。吳媽曰。然。渠乃詢余曰。爾名奚若。我以月娟對。彼乃詔余曰。汝既為吾家婢。當勤汝職。毋怨母意。不則當以答扑從事。我聞此語。不禁身戰而體慄。嗟夫。我去慈母之懷。而入虎狼之窟。天下可慘之事。甯復有甚於此者耶。

退而問吳媽。主人性奚若。媽曰。主人貌雖慈祥。而性暴厲。稍有不適。輒鞭婢以雪恨。嗚呼。媽之言不啻預言。蓋是時主婦忽大聲呼我。我急入。而主婦已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戟指而罵曰。賤婢。汝來尚未一日。而已刺刺不休。欲探聽汝主之秘密乎。是不可以不懲。乃行近我前。搗我之耳。痛如刀割。掌我之頰。頰腫如胡桃。嗟夫。我在家時。父母愛我。實我風吹雨滴。猶慮或傷。今我為人奴婢。主婦鞭我。我身不痛。彼心不快。我肉不破。彼手不罷。嗚呼。何人心之各異焉。

主婦性既酷虐。我乃畏之如虎狼。聞其聲。見其影。色必變。而小主人又酷肖其母。時以惡聲向我。我以下賤之軀。安能不低首下心。博小主人之歡。藉以減少主婦之筆。無如我愈殷勤小心。愈不能博小主人之歡。更不減少主婦之筆。猶憶一日者。吾方逗小主人以為戲。小主人欲騎我背上。我初不肯。小主人哭。主婦以為我欺小主人。遂笞我曰。汝欺我子。我笞汝。噫。冤矣哉。我而打小主人。主婦笞我。宜也。今我於小主人。初未敢傷其一毛。而主婦不察。以為我欺小主人。無妄之災。天外飛來。嗚呼冤哉。然小主人見主婦笞我。則引以為樂。主婦見小主人笑。則復盡力笞我。嗟夫。我猶人焉。彼猶人焉。何為欲取悅於彼而蹂躪我乎。豈我應為彼之玩具乎。嗚呼主婦。勿謂汝富。可以任意笞人。須知花無常好。月無常圓。設今之小主人。不能克紹箕裘於後日。則汝子所生之女。或將與我同道。况天道好還。以主婦之戾氣所鍾。又安能保小主人之不為敗子乎。然主婦祇知取悅於今日之小主人。又焉能顧他日小主人之小主人。我今日已

海上衣列傳

雲縹緲之羽因風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極廉也
▲全書六冊 定價六元
▲特價六折 一月內為限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堂幅 丈二尺八寸 每條五圓
●屏幅 丈二尺八寸 每條五圓
●石印 每幅一圓
●金章 每字三圓
●石印 每字一圓
●字過大過小加倍餘件不另議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藥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瞭乎在後邊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李君自工書法尤長六朝韻求者

接應因定價格以公同好
●聯 四尺一洋 五尺一元半
●六尺兩元 八尺四元 屏條同堂
●幅加倍 扇冊一洋 手卷每尺一
●洋 匾額 每尺每字一洋 名刺
●每字二角 題跋壽屏另議 泥金
●照潤加倍 自然山人王震代訂
收件處北火車站慶祥里市北公學

●天嘯嘯 天嘯嘯先生文字淵博作金石
●墨殘 墨殘先生文字淵博作金石
●天嘯嘯 天嘯嘯先生文字淵博作金石
●墨殘 墨殘先生文字淵博作金石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筆墨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為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欲其意味之永傳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為專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為歡迎當擇其言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為酬之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了版出刊月術幻

●錄目期三第 ●錄目期三第 ●錄目期三第
●錄目期三第 ●錄目期三第 ●錄目期三第
●錄目期三第 ●錄目期三第 ●錄目期三第

紫蘭花片

●出版日期 每月二
●出版月出一冊全年
●定價大洋二角
●定價大洋二角

新語林

●此書中有
●君不可不一讀
●君不可不一讀

小報季說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本報特別啓事

本俱樂部第三期擬塵父
自行值課題爲「奇遇」乞
應徵諸君從速賜稿爲幸



***消寒俱樂部

讀書樂

純袴子弟。那一個喜歡讀書。簡直讀書是他第一件苦事。可是龍漸揚却不是這麼說法。他從十三歲起。便鬧着他老子。要進什麼蘇州楊樹中學。南京指北大學。上海寬文大學。他老子有的是錢。很能殷孝順他兒子。要什麼是什麼。一年裏頭。至少要換上四處學校。總是等不滿四個月。便要退出來的。他那退學理由。不是說先生教授不好。便是說服食起居不便。可是那些學費。膳費。僕費。書籍費。講義費。到一處總得開銷一處。額外還要加倍的零用錢。人家看他好似一位視學員。他老子呢。只當他是一級一級的升學一般。平常和人家說。年輕的子弟。喜歡讀書。總是件好事情。我家漸揚在外面的用度。看似很大。其實我有丁錢。不栽培子弟讀書。我也對不住他。所以我一身喫着。初

屋父愛父

吾友東越許廬父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而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滬貧
集以清而文不徒工余憐其羣而佩其北北也強之窮文爲定例如左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 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聯語長聯二十元
百五十元 小說文官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聯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百五十元 聯語五元

新幾個朋友來。吃吃飯。打打麻雀。到了夜半以後。大家替你披上一件。也可將頂值錢的。拿點出去。剩下的就丟給你那熱心朋友。也自然會替你去設法還債呢。春帆聽到這句。面上紅了一紅。我又笑了一笑道。除此之外。我是老實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幫你的忙了。春帆又遲疑了一回道。難道這批人真個會監伺我的行動麼。我道。這個自然。既你那好友這般說了。他爲脫卸自己担保責任起見。便是這些人不曉得你要走。他也要去通知他們。趁早提防你呢。春帆聽了。又切齒痛恨了一回。我忙又笑道。這又何必氣急。此刻你要用計。還該鎮靜一點。別教他們看出風色才好。春帆點頭會意。又說。從明天起。自己就該放出得意的神情來。只說款子有了把握。一兩天內。一定可以弄舒齊的。這樣一來。他們一定不起疑心了。我聽了。微微一笑。並不說話。正在這時。忽聽外間時鐘。敲了三下。

並非我不肯效勞。實因我們平日。却不和這些人往來。現在要替你疏通。也屬無從着手。若要我們替你還債。我的力量。你是知道的。自己果然辦不到。也不能代你張羅。你別疑我是故意推諉。實在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啊。春帆聽了。也知道我都是真話。但在無可設法之中。總希望我能彀幫他一點兒忙。只得又再三哀懇了一回。我想了一想道。春帆兄。你自己估量估量。這裏一點器具衣服等項。一共還值得多少。春帆呆着臉。說道。這一個。連我自己也不清楚。你打算教我丟了他。就這麼一走了事麼。我點頭道。是的。我想。你橫豎沒有什麼事情。此後上海地方。大可不必再來。這些紅木器具。買的時候。自然要千把塊錢。如今要帶回去。水腳盤費。也不犯着。若在上海拍賣。那也值不到一半價錢。至於衣服一項。我却不曉得。你究有若干。好在現時天氣還冷。幾時你要動身。我們可以

九十三

東越許廬父著

我便立起身來。說明天尚有事情。不能再坐了。春帆不好再留。只得親自送我下樓。直到門口。兀自依依不捨的。眼瞞着我。像有無窮希望。繫在我的身上一般。我心中覺得他着實可怪。便又安慰他幾句。方才坐車回去。過了一天。春帆果然請我們幾位朋友吃飯。又打了兩桌麻雀。我們每人。替他穿了一件皮衣出門。到了次日。春帆前來辭行。說他前後門果然有許多不三不四的人。監伺着他的行動。我就勸他不必再回去了。就此帶了衣服。動身去罷。春帆聽了。想了一想。不覺悽悽惻惻的。向我再三致謝。我又有點放心不下。特爲約了天揚濬人沛生等三四人。一同送他上了火車。方才回局。光陰易過。倏忽之間。又過了一個多月。這時南北和議已成。南京政府取消。公推袁項城做了總統。在北方組織內閣。召集國會。做一樣。像樣裝龍像龍。裝虎像虎。中華民國的表面。果然有了共和的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九十四 東越許塵父著

九十四

東越許廬父著

可減省。他讀書的費用。我總不去計較他。隔了幾年。漸揚已經二十歲了。照他的面上讀書。早已大學畢業了。那知他在外只借着讀書的名目。好向他老子要錢。其實他只掛個空名。一天到晚在外面去做他的賞心樂事。大凡墮落少年的舉動。他已由初等到高等。中學到大學。戴上博士頭銜了。他自己常常誇說。別人怕讀書。真不知讀書中間有許多快樂事。我要不是借着讀書大名目。那裏來這些快樂呢。我記得四時讀書樂中的。「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那便是龍漸揚腹中學問的代表。咳。如今的龍漸揚。房子也賣掉了。田地也送掉了。天天在街頭巷口。向熟識的人。討幾個錢用。他要是回想道前幾年的讀書樂。真是說不盡的苦呢。

讀書樂

梁達甫

本報俱樂部。第二次徵文。題是讀書樂。據值課的盧父先生說。題雖是舊。文却要新鮮。我看了。就想着說道。這不難煞人麼。心裏一盤想一邊拿起筆來。寫了讀書樂三個字。依舊把筆放下。托腮凝思。覺得無從說起。猛不防背後有人拍我一下。嗤的笑道。你又在這裏自尋煩惱了。我一看正是我的表妹稱英。我就將計說道。好容易想得資料。被你只一嚇。又回到九霄雲外去了。你賠我幾好。否則不行。稱英將紙低一看。見寫着是讀書

樂三個字。就冷笑說道。虧你說得出。人家還誇你聰明呢。原來牛衣豹彩。虛眩罷了。這一說到把我壓倒。轉又向他說道。妹妹既這樣大言。此題就請教一試罷。他說也使得。但要你代做書記。你可依嗎。我也承認。就提起筆來。等他傳述。便問他說道。村農苦販。日事奔勞。忽遇着有契據交割的事宜。或是急債。東求西懇。真是可憐。甚至暗中被人愚弄。也不曉得。沐風櫛雨。受盡無限苦楚。方保得一家八口。還算幸事。以視讀書人之安閒清樂。真有天壤之分呢。還記得八年前。蕉窓鬢影。鄴架標香。日對古人。研經論雅。時親先達。探奧索微。俗塵不染。那知世上還有顛倒是非。魔人腐濁嗎。試將往日境地。一證今朝際遇。請問是那般快活。我說這是讀書樂的多了。他又說。但是傍人壓線。究要比較村農苦販。好的多呢。這個好處。也就是八年前讀書所賜的。我說照你這般說來。讀書竟是唯一根本之快樂了。他嫣然一笑。也不答應。竟自去了。所以我勸人。莫把大好光陰。去罷課開潮纔好呢。

(完)

(完)

光 明 印 刷 所 廣 告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
機器精製中西鉛字
銅版梓版鉛版石版
黃楊木版承印中西
書報圖書雜誌證書
銀票禮券章程股票
帳單商標招貼支票
獎券息摺傳單地圖
滙票文憑仿單簿冊
名片兼製西式帳簿
髮網信封彩色信箋
工作精緻花樣鮮妍
定價低廉約期準確
如蒙 各界賜顧請
移玉至本所竭誠歡
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
克路中八十九號

◀ 枕亞最初傑作 ▶

魂 梨 玉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枕亞新著慘情小說

雙鬟記

是書原名摘評御批
爲枕席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解先生契友
天憤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者苦心孤
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
歎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本藍之魂梨玉▶

史淚鴻雪

此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爲亦來枕席間過生玉梨魂及嘯天宮等心著作，凡閱過者均喜不置。哀哀詩詞尺牘，萬言不可讀。精印一厚冊，得用二百號十餘面，自贈以紙錢止後購買者仍絡繹於途。

洋裝一册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編人老峯
定鑒生先亞枕徐山虞

大觀歷朝
文譜家名十六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寓言文字自晉迄清
共得六十餘家搜羅
宏富多所不遺見
而風各體趣意
不殊鑠之近人
遊戲文章真大
無愧焉名曰大觀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弄一家一百號



電話
中央
六七八四
心心
照相館
上海
南京路
望平街口

談探偵國中

遠譯東西集從未有以中國案
 作中國偵探小說者自俞天
 先生探實驗之以情事成憤
 不人探一篇歟又一小說來社會開
 中生現手一書局又一小說來社會開
 君乞將其書局又一小說來社會開
 探萬篇行世近又觀者名中國偵
 七萬篇行世近又觀者名中國偵
 之前所鈎索歷愈出愈奇較
 偵案者尤爲奇詭可作小說定價七角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不報報稿

狗乎狗乎。汝善奔走。故有走狗之名。然而慾壑難填。得隲則復望蜀。汝雖奔波道路。殫精竭神。亦難免吃力弗討好之譏。嗟夫。飛鳥盡則良弓藏。狡兔死則汝命焉保。狗乎狗乎。汝爲畜生。狗洞爲汝之門戶。狗盆爲汝之飯碗。狗窠爲汝之牀榻。司夜守門。爲汝之天職。若欲妄自尊大。恃汝狗運之亨通。而咆哮乎東西。狎獮乎南北。則狗肉豈可以充羊。狗尾豈可以續貂。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汝之謂焉。

●趣聞雜詠

沈劍濡

螢窗雪案幾經年。得到文憑喜欲顛。豈料窮時難作價。可憐不值一文錢。

駕湖新維旅館。一昨有某旅客與館東口角。嗟嗟不休。嗣後探悉旅客係法政學校畢業。來禾訪友。適赴滬。因囊空如洗。欲歸不得。祇得寄跡旅館。以俟友返。無如房資膳費。欠積數金。館東索討。某硬將畢業文憑作爲抵押。館東譏其不值一文。是以大起交涉云。

無才願試怨天公。心事重重窘莫窮。妻問考時何苦楚。愁言自覺腹空空。

我禾陳某。腹笥甚儉。爲噉飯計。不得不受檢定。此番勸學所補考。而陳某胸中百結。愁眉雙鎖。未入場時爲尤甚。其妻悉其原因。戲言曰。試非難事。何憂爲。假如我生育痛苦萬分。未嘗憂愁。况考試毫無苦。祇須略用心思。稍動手腕。即可了事。甲曰。你生產雖痛苦。然腹內有貨。不若我腹中空空。搜索不出也。

雲房冷落惹情牽。老小同參歡喜禪。未靜六根空色相。僧尼配合亦前緣。

劇
話

驚水之北。有烏庵。老尼美太與某寺小僧
 結不解緣。此真趣聞也。
 每見竊兒隱市梢。偷雞暗嘗衣包。偶銑適
 被人窺破。雞不偷來米又拋。
 嘉興東柵朱某。家貧。一夕被偷兒掩入。
 摸索半晌。無物可取。惟桶內存豈數升。
 卽解衣鋪地。意欲包苴。詎料朱某臥床
 假睡。靜聽舉動。迨至解衣鋪地。卽從床上
 伸出手來。將衣抽入口中。大呼有賊。偷
 兒逃出。口中大罵道。不要面孔的東西。
 你家豪無損失。我却有衣裳一件。已被人
 偷去了。朱某笑而答曰。此之謂偷雞不著
 牠把米。(贈書券四角)

● 中國舊戲的成分

我不懂中國式的舊戲。也不懂外國式的新戲。不過憑我種種觀察，覺得中國舊戲與新戲取徑不同。拿新戲的眼光來評舊戲。真是太不合情理。拿舊戲的眼光來看新戲。也覺得新戲太簡單了。

因為新戲是很簡單的。不過是表演事實罷了。舊戲是複雜的。他的分子很多。混合而成爲舊戲。如今把他解剖開來。而且從戲的源流說來。可以知道舊戲是甚麼了。中國有歌。外國也有歌。中國有舞。外國也有跳舞。歌舞都是簡單的。在外國不會聯合起來成爲一事。在中國却將歌舞聯絡起來。

先有歌。而後有紀事的歌。先有舞。而後有表演事實的舞。由此二者聯合。而又輔之以

叢
談

音樂。佐之以化裝。（如臉譜）於是成爲今日的戲劇。這其間也不知經過多少結合和變化了。但是他的成分，可解剖如下。

紀事的歌。 舊戲。

表演事實的舞。 舊戲。

音樂。 舊戲。

化裝。 舊戲。

再看新戲的成分是如何呢。

表演事實。 新戲。

如此。新戲不過舊戲中的一部份罷。然新戲別有好處。也不可沒。所以我說取徑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 旅粵瑣談

西門內舊將軍署。前日有一老者暴卒。殮葬後。有神棍布散謠言。謂該處輒暮夜出現。並於該處豎立頑石。中題梁某昇仙於此。於是一唱百和。香烟絕盛。偶然喚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時至今日。此等陋習。尙不能絕。可深浩嘆。

新會李環浦先生。著有珠江竹枝詞二十首。於東粵風俗。描寫盡致。茲錄其四。古墓爲田長素馨。素馨斜外草青青。採茶人唱花田曲。舟泊橋邊隔樹聽。夢回斜日透窗紗。新試盤頭顚渚茶。岸上不如船上樂。青山綠水是兒家。船泊沙頭莫便開。卯潮纔退午潮來。請看魚藻門前水。流到滄洲也却回。黃木灣深粉蝶飛。白鵝潭漲錦鱗肥。今朝正好游花埭。玫瑰花開隔紫薇。



藝林

林節婦傳

林節婦傳。越之懿德鄉人也。父林二。慷慨仗義。有朱郭風。好使酒。里人咸敬畏之。子女六七輩。獨鍾愛節婦。以其敏焉。節婦生有父風。年十六。嫁恂興張某爲繼室。張爲無賴子。庸於澠之某絲肆。家貧無以爲炊。而張某不顧也。節婦辛苦持家。積三年無怨色。一日隆冬。張忽扶病歸。面如死灰。氣息僅屬。蓋病瘵久矣。節婦徬徨無措。而握搖醫藥。必慎必周。衣不解帶者月餘。顧張病膏肓。魂歸有兆。返生無香。越歲而弗愈。且加劇焉。一日夜午。節婦坐對青燈。默禱上天。旣而膏盡燈熄。無以繼明。節婦又以積勞久。昏然瞑睡。詰朝。聞姑叩關叫呼而覺。姑問夜來安乎。節婦以狀告曰。不知也。往日每呼余提茶水。今則否。姑驚曰。然則何耶。節婦趨視之。而張已僵矣。時節婦年僅十九也。越俗殯殮之後。有燒廟頭之舉。孝子服麻衣。焚紙錢。於其社。事由家之冢子任之。張某身後乏嗣。當以猶子代。而時值新正。兄家以衰麻爲不祥。且無遺產可致。故引避之。節婦乃自起一行。邑廟去家二里許。由族叔載之以去。至則循例哭拜已。節婦猶不肯歸。長跪不起。哀邑神

釋其夫之魂與俱返。痛哭號淘。久而勿已。夫以節婦之智。豈不知死者不可復生。第情竭慘至。復何暇思及其他哉。族叔知不可勸。乃紿之曰。爾夫之魂已返。何不及早歸去。一覓究竟乎。節婦聞言若悟。歛淚而歸。至則大失所望。所謂魂者何嘗返。而逝者長已矣。於是復啼血飲泣。爲理棺衾。而至如懸磬。費無由出。不得已就商於鄰翁樸庵肆主。肆主人諷之曰。汝貧至無以爲殮。予固義不容辭。但縱顧目前。焉道來日。來日正長也。予也冰絃甫斷。汝也文君新寡。予與汝耦也。節婦慢應之曰。不嫁則已。嫁則舍翁其誰。肆主人喜而諾。而喪殮之具備。既而衣食益艱。他人處此。曾何能安。而節婦情深故劍。安忍出此。遂出而爲傭。茹荼終身。以修來生而已。於是積儲值以償鄰翁。卜牛眠以葬其夫。置田園。營居室。繼兄子春生爲嗣。春生能醫。聞名鄉里。節婦今年七十有四。懷傭家居。尙精神矍鑠。健食如往時。而繼子春生。亦能善事其母。庭幃之間。慈祥雍雍。甘旨之供。含飴之弄。桑榆晚景。亦足以自慰矣。節婦性純篤耐苦。術者謂其雙目似馬。故忠勇出于天性云。

小鳳贊曰。節婦生繩壺間。未聞詩書之義。而志行端然。殆所謂稟於天者厚。乃能得於人者全耶。至其堅苦以存一宗之後。則尤愈乎向已。(却酬)

筆
割

夫卒。女欲歸單氏守志。父母憐其年少。姑緩之。比服闋。女作絕命詞。自經死。單氏聞之。迎榭合葬焉。茲錄其詞。以事閱者。○（惡耗驚傳最慘人。幽明路隔淚盈巾。幾回欲絕心猶轉。不忍長拋白髮親。）（今朝決計欲長辭。君在黃泉可得知。只願雙棺同穴葬。幽冥渺渺好相隨。）讀之令人悽然。○某君所作社會百詠。以談諧之筆墨。寫社會之現形。憶其詠媒婆一絕。從來言語本無憑。信口何妨假作真。除却老身一人外。世間個個是佳人。繪聲繪影。的是媒婆口吻。可謂刻劃入微矣。○嘉善有一鴈塚。相傳明宣德時。有以隻鴈饋邑令。鴈哀鳴不已。一鴈自空下。隔籠交頸而死。里人義之。埋於邑治後園。至今呼爲鴈塚。沈子庾客。曾詠其事。蘆汀秋老月光微。隻影平沙伴侶稀。不及雪泥封鴈塚。也知同死勝孤飛。○浙紹之西郭。有二村。曰女畝。曰娘帶。余曾一遊。相傳金人擾浙時。有某氏女。率衆禦敵於此。其母居鄉村。亦結衆相助。其地遂以是得名。此事未見記載。而故老相傳如此。殆必不謬。誰謂木蘭紅玉。古見僅見耶。

嘉興城內之天星河。爲鴛湖五河之一。逢潮汛時。亦應潮而水漲。是以雖旱不涸。曩聞人言。曾獲黃魚於斯。民國三年正月忽有鱸螯盈萬。發現於此河之畔。相處成堆。或以十數或以百數而聚集也。閏動全城。觀者羣集。莫不以爲奇。月餘而散。○提督超。起家伍卒。不識文字。被困某處時。令幕友草檄求救於曾文正。幕友方歷叙被圍情狀。提督奪其筆曰。當此一刻千金。尚容構思耶。即取性旗。於砲字外加圈數圈。

本報代派章程

往來既熟按每屆陽曆月終結
者而股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

本報乘時崛起爲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實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風行可卜各埠派報社及諸同志如欲代爲推銷介紹無任歡迎(一)承辦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增刊隨報附贈零售無折欠承銷十份以上六折五十份以上五折一百份以上四折概以大洋計算寄費在內報費先惠一月後後算不得拖欠(如滬地有妥實担保則第一月亦無須先惠報費)(二)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專爲內報諸同志愛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爲準小說日報社發行部啓

醫
話

四海奇病誌

醫隱廬主孫緯才著

。投稗劑持去。文正得之。大驚曰。鮑老被圍壞心。事急矣。卽發兵往援。民國初年。某公子宴客。以席間有能詩者。公子戲以禽獸與賊爲題。請詠詩鐘。時座中有一十齡童。卽口占曰。逸居無教則近乎老。老而不死是謂矣。衆聞之。稱趣絕。

友人許虛父先生。以古文名大江南北。尤工說部之學。一編出世。萬人爭購。洵近代文學鉅子也。往歲與余共居滬上。值隆冬。雪花大如掌。冷不可支。先生獨居小樓。以著述自遣。以冷故。熾炭於爐。以取煖意。已而火大熾。炭氣觸鼻。而先生不覺也。余方以事上樓。入門即駭曰。炭氣盛如此。不慮致病邪。先生悟。旋覺頭痛。余爲啓窗牖。內入空氣。先生因倚窗坐。與余雜談久之。覺神志大清。頭腦清爽。時已夜深。余辭去。先生亦就睡。而滿身不快。寒熱迭作。徹夜不得眠。達曉方纔而成睡。逮午始醒。覺口部微向左歪。對鏡細視。卽亦無他。因置弗爲意。延至翌日。歪益甚。語言飲食。胥不自在。再窺鏡。則歪狀可見。而眼部亦作同一趨勢。向左而斜。始大駭。以告余。余爲細察之。果然。憶昔年余婦曾患此症。係爲毒風所吹而起。後用金質器具向歪處鉤之。又用繡血塗面。衆方雜奏。始獲痊愈。究不知何者最效。且眼部尚有歪斜痕。迹越二十餘年。卒不能復原也。今先生之症。恰與

語

情天恨語

心英

相同。而起原必屬於火溫之後。突受冷風吹激而成。又可斷言。姑以治吾婦者治之。久而不效。而病且益劇。馴至語言不清。飲食難下。而視官亦爲之阻礙。余乃思得電氣治療之法。每日爲電力運動三次。漸見效驗。而電機忽壞。不能復用。先生方欲改就他醫。余復思得熱水治療法。不分時刻。以沸水浸面巾。浸面部左右。果大效。凡一星期許。而恢復原狀焉。原來此症之起。雖由於脈風。而成病之後。則以筋脈麻木。日就歪邪。而電與熱水。皆能運動血脈。去其不仁之狀也。此病雖奇。却非罕見。鄉間風盛。故鄉人最易感受。此屬不明醫理。率以金鉤與羊血等法治療。雖亦有理。而強力的外治不能收自然回復之功。故痊愈之後。不必完全復原。如余婦之事。歷年雖久。而眼角之紀念。卒不能去。故不如用電用水之較爲自然。而合於醫理也。

諧
海

嘲狗文

王●
衡●

場俘虜。有過之而無不及。是故有情人相遇而不克成爲眷屬。成不如彼此終身不遇之爲愈也。

錢神乃愛神不世之仇敵。然吾哀愛神每遇錢神輒不戰而自餒。致在其麾下者。厥志莫展。而鬱抑以終者。不可勝數。誠憾事也。

爲情人而不惜犧牲其一切者。吾見亦夥矣。然竟有遭意外之惡果者。非其情人即情人家屬有慕虛榮者在耳。因慕虛榮之徒。其愛情乃隨其所欲之得壓與否爲定。其貪慾難填。勢不至債事不止。青年用情。於此務宜慎之又慎。庶不致受與虎謀皮之害耳。

日昨之夕。余嘗徘徊道左。忽有一狗。迎面而來。趾高氣揚。時搖其首。時擺其尾。見人輒狺狺不已。一若自鳴其得意者。因而有感。歸作斯文以嘲之。

狗乎狗乎。而乃結汝狗黨。坐踞當道。運汝狗脚。刮削地皮。更復狗頭狗腦。蠅營狗苟。鑽縫寬路。效彼狗偷狗盜之行爲。則我有打狗棒。打斷汝之狗腿也。

狗乎狗乎。汝善理財。故有財主之稱。然而無米之炊。巧婦難爲。汝雖自鳴多能。亦不過剋肉補瘡。移東補西。嗟夫。換湯不換藥。於事奚濟。

狗乎狗乎。汝善劃策。故有軍師之號。然而秀才碰着兵。有理講弗清。汝雖天花亂墜。亦不過博得狗嘴裏弗出象牙之謂。嗟夫。畫虎不成反類犬。適形其醜而已矣。